七十二家集

李懷州集題辭

李公𨍏拔跡齊世爲河朔之英靈虵負入周得其驅使詫勝麟鳳隋氏霸朝初建久預權輿鼎革之秋勲參佐命可謂儷景同翻者焉乃以勸勿

盡誅宇文殊忤帝意恩寵頓
出諸人下然正無失其爲長
者也平陳之役長鞭南指會
以七寶莊嚴公竟爲高熲所
尼旋坐阿那肱一片地釀成
隙未終是諍誅宇文一事追

訝其有故主之恩耳要以遠
田問舍元龍所諱覩鍾離委
珠不啻遠矣李集八十卷喪
失以後尚五十卷今存者在
齊僅答魏收二書周則武帝
諸部隋禪受等篇以載在史

籍獨傳而霸朝雜錄序及天命論尤著人口此外竟復寥寥郎懷春賦武成頌史所豔推今都付斷烟銷沒也百藥而下世標令才正貽厥之力爲多

甲子首夏日龍溪張燮書于

覓蠹軒

李懷州集目錄

卷之一

樂府

相逢狹路間

詩

從駕巡邊
從駕還京
夏日
入山

詠松樹

詔

為周帝加隋公大丞相詔
為周帝加隋王九錫詔
九錫第二詔
為周禪隋詔
為周帝赦詔
賜姓復舊詔
為周帝求才詔

隋文帝爲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立
寺建碑詔
爲隋文帝修五禮詔
册文
隋王九錫册文
禪隋册文

卷之二

書
復魏收書

魏收與李德林書附
重答魏收書
魏收重遺李德林書附

序

齊朝雜集序

論

天命論

附錄

李德林傳　唐魏徵

李懷州集卷之一

隋博陵李德林公輔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樂府

相逢狹路間

大衢蹴九經冠蓋恒縱横忽逢懷刺客相尋欲
逐名我住河陽浦開門望帝城金臺遶猶出玉
觀夜恒明遊遨太官膳酒醴步兵營懸牀接高
士高帳授諸生流水琴前韻飛塵歌後輕大子

難爲弟中子難爲兄小子輕財利實見陶朱情
龍軒照人轉驟馬噓天明入門俱有說至道勝
金籠出門會親友天官奏德星大婦訓端木中
婦訓劉靈小婦南山下擊缶和秦箏群賓莫有
戲燈來告絕纓

詩

從駕巡遊

大夏堯遺俗汾河漢豫遊今隨龍駕往還屬鴈飛秋天行肅發路日馭翼華輈朝衆六氣辨夕動七星旒谷靜衡多思風高松易秋遠林才有色遥水淡無流京華佳麗所目極與雲浮但觀凌霄觀詎見望仙樓鑾門皆秀發鴛池盡學優符君草封禪來山觀射牛

從駕還京

至仁文教遠惟聖武功宣太師觀六義諸侯問
百年玄覽時乘隙訓旅次山川鎮象屯休氣犨
蓋翟飛煙鼓奏千人響旗動七星連峻嶺戈迴
日高峯驕照照一作天姑射神遊罷蕭關獵騎旋
更待東山上看君巡狩篇

夏日

夏景多煩蒸山水暫追涼桐枝覆玉檻荷葉滿
銀塘輕扇搖明月珍簟拂流黃壺盛仙客酒瓶
貯帝臺漿才人下銅雀侍妓出明光歌聲越齊

市舞曲冠平陽微風動羅帶溥汗染紅妝共欣
陪宴賞千秋樂未央

入山

登嶺望重關層巘且鳴環天河臨易飲月桂近
將攀王母西山至夫人南嶽還何必陽臺下要
待婆娑顏

詠松樹

結根生上苑擢秀邇華池歲寒無改色年長有
倒枝露自金盤灑風從玉樹吹寄言謝霜雪貞

心自不移

詔

為周帝加隋公大丞相詔

假黃鉞使持節左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國公堅感山河之靈應星辰之氣道高雅俗德協幽顯釋巾登仕搢紳傾屬開物成務朝野成風受詔先皇弼諧寡薄合天地而生萬物順陰陽而撫四夷近者內有艱虞外聞妖寇以鷹鸇之志運帷帳之謀行兩觀之誅掃萬里之外遐邇清肅實所賴焉四海之廣百

官之富俱禀大訓咸饗至道治定功成棟梁斯
託神猷威德莫二於時可授大丞相罷左右丞
相之官餘如故

爲周帝加隋王九錫詔

天大地大合其德者聖人一陰一陽調其氣者上宰所以降神載挺陶鑄群生代蒼蒼之工成巍巍之業假黃鉞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國公應百代之期當千齡之運家隆台鼎之盛門有翊贊之勤心同伊尹必致堯舜情類孔丘憲章文武爰初入仕風流映世公卿仰其軌物搢紳謂爲師表入處禁闈出居藩政芳猷茂績問望彌遠往平東夏人

惟不安燕南趨北實為天府擁節杖旄任當連率柔之以德導之以禮畏之若神仰之若月芳風美迹歌頌獨存淮海榛蕪多歷年代作鎮南鄙選衆惟賢威震殊俗化行黔首任掌鉤陳職司邦政國之大事朝寄更深鑾駕巡遊留臺務廣周公陝西之任僅可為倫漢臣關內之重未足相況及天崩地坼先帝升遐朕以眇年奄經荼毒親受顧命保乂皇家姦人乘隙潛圖宗社撫君之意已成竊發之期有日英規潛運大略

川廻匡國庇民罪人斯得兩河遄亂三魏稱兵半天之下洶洶沸沸祖宗之基已慮生人之命將怠安陸作鎮兩通吳越烽飛薊聚江淮驗然巴蜀鴟張猢將鬪典泰塗更阻漢門重閉籌畫帷帳麾出師專諸將稟其謀壯士感其義不遑將日戚年滿蕩九功遂被七德允諧百僚師師四門穆穆光景照臨之地風雲去來之所允武允文幽明同德縣山驟水遐邇歸心使朕繼蹬上基無爲以治聲高宇宙道格天壤伊尹輔殷

霍光功漢方之茂如也昔營丘曲阜地多諸國重耳小白錫用殊禮蕭何優贊拜之儀寵若越公侯之爵姬劉以降代有令謨宜崇典禮憲章自昔可授相國總百揆去都督內外諸軍事大冢宰之號進公爵爲王以隋州之崇業鄖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宜人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士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臨穎廣寧初安蔡州之蔡陽郢州之漢東二十郡爲

隋國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九錫之
禮加璽紱遠遊冠相國印綠綟綬位在諸侯王
上隋國置丞相已下一依舊式

九錫第二詔

伊周作輔不辭殊禮之錫桓文爲覇允膺異物之典所以表格天之勳彰不代之業相國隋王前加典策式昭大禮固守謙光絲言未綍宜申顯命一如往者王功必先人賞存後已退讓爲本誠乖朕意宜命百辟畫諸王宮衆心克感必令允納如有表奏勿復以聞

爲周禪隋詔

元氣肇闢樹之以君有命不恒所輔惟德天心人事選賢與能盡四海而樂推非一人而獨有周德將盡妖孽遞生骨肉多虞藩維構釁影響同惡過半區宇或小或大圖帝圖王則我祖宗之業不絶如線相國隋王睿聖自天英華獨秀刑法與禮儀同運文德共武功俱遠愛萬物其如巳任兆庶以爲憂手運機衡躬命將士芟夷姦宄刷蕩氛祲化通冠帶威震幽遐虞舜之大

功二十未足相比姬發之合位三五豈可足諭況木行已謝火運既興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終之象烟雲改色笙簧變音獄訟咸歸謳歌盡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貞明故以稱大爲王照臨下土朕雖寡昧未達變通幽顯之情皎然易識今便祗順天命出遜別宮禪位于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爲周帝赦詔

朕祗承洪業二載于茲藉祖考之休憑宰輔之力經天緯地四海晏如遊賊稽遲逋才負凡庸志懷慈愍因緣戚屬位冠朝倫屬上天降禍先皇晏駕萬國深鼎湖之痛四海猶遏密之悲獨幸天炎欣然放命稱兵擁衆便懷問鼎乃詔六師肅茲九伐而凶徒孔熾充原蔽野諸將肆雷霆之威壯士縱貔貅之勢芟夷縈拂所在如恭直指滇濱擒斬元惡羣醜喪魄咸集鼓下順高

秋之氣就上天之誅兩河妖孽一朝淸蕩自朝及野莫不稱賀邇昔上皇之時不言爲治聖人宰物有數而已未戢干戈實深慚德思弘寬簡之政用副億兆之心可大赦天下

賜姓復舊詔

詩稱不如同姓傳曰異姓爲後蓋明辯親疎皎然不雜太祖受命龍德猶潛鑠表革代之文星垂除舊之象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羣官賜姓者衆本殊國邑實乖胙土不欲非類異骨肉而共烝嘗不愛其親在行路而敬昭穆且神徵革姓本爲曆數有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君臨區宇累世于茲不可仍遵謙挹之旨久行權宜之制諸改姓者悉

宜復舊

為周帝求才詔

帝王設官惟才是務人臣報國薦賢為重去歲已來屢有妖寇竿臣英算咸得清蕩逆亂之後兵車始掛退邇勞役生民未康居官之徒致治者寡斯故上失其道以至于茲亦由下有幽人未展其力今四海寧一八表無塵元輔執鈞垂風揚化若使天下英傑盡升于朝銓衡陟降量才而處並拱無為庶幾可至于是遣戎秩上開府以上職事下大夫以上外官刺史以上各舉

清平勤幹者三人被舉之人居官三年有功過者所舉之人隨加賞罰

隋文帝爲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立寺

建碑詔

門下風樹非靜隙影如流空切欲報之心徒有終身之慕伏惟太祖武元皇帝窮神盡性感穹昊之靈膺錄合圖開炎德之紀魏氏將謝躬事經綸周室勃興同心匡贊開闢二代造我帝基衡夏商之事唐虞晉宣之輔漢魏往者梁氏將滅親尋搆禍蕭詧稱兵擁衆據有襄陽將入魏朝狐疑未決先帝出師樊鄧飲馬漢濱彼感威

懷連城頓穎隋郡安陸未即從風敵人騁輔車之援亘城固金湯之守乃復練卒簡徒一舉而尅始于是日遂落漢東蕭繹往在江陵役梁稱制外通表奏陰有異圖心迹之間未盡臣節王師薄伐帝旅推鋒誅厥方命繼其絕祀有齊未亡凶徒孔熾遠山臣附據危藉重晉水之陽是其心腹于是鳴鼙執鉞假道比鄰皮服欽風烟隨霧集懸兵萬里直指參墟左縈右拂麻積岸騈雖事未既功而英威大振齊人困以挫衂周

武賴以成功尚想王業之勤遠惟風化之始爰
夷狄而制東夏用偏師而取南國豈惟湯征葛
伯周伐崇侯而已哉積德累功福流後嗣俾朕
虛薄君臨區宇追仰神猷事須其叙降生下土
權變不常用輪王之兵伸至人之意百戰百勝
爲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類香華玄黃之野
久同淨國思欲崇樹寶剎經始伽藍增長福因
微副幽旨昔夏因導水尚且銘山周曰巡遊有
聞勒石帝王紀事由來尚矣其襄陽隋州江陵

晉陽並宜立寺一所建碑頌德庶使莊嚴寶坊
比虛空而不壞導揚茂實同天地而長久

爲隋文帝修五禮詔

禮之爲用時義大矣哉黄琮蒼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犧牲致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化民莫善于禮

冊文

隋王九錫冊文

咨爾假黃鉞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王天覆地載藉人事以財成日往月來由王道而盈昃五氣陶鑄萬物流形誰代上玄之工斯則大聖而已曰惟先正翊亮皇朝種德積善載誕上相精采不代風骨異人匡國濟時除凶撥亂百神奉職萬國宅心殷相以先知悟人周輔乃弘道于代方斯蔑如也今

將授王典禮其敬聽朕命朕以不德早承丕緒
上靈降禍夙遭愍凶妖醜覬覦密圖社稷宮省
之內疑慮驚心公受命先皇志在匡弼輯諧內
外潛運機衡姦人慴懾謀用丕顯伊贊旒之危
爲太山之固是公重造皇室作霸之基也伊我
祖考之代任寄已深入掌禁兵外司藩政文經
武略久播朝野戎軒大舉長驅晉魏平陽震熊
羆之勢冀部耀貔豹之威初平東夏人情未一
叢臺之北易水之南西距井陘東至滄海北數

千里梟桀如雉麥以迎城邏旌杖節教因其俗

刑用輕典如泥從印猶草隨風此又公之功也

吳越不賓多歷年代淮海之外時非國有爰整

其旅出鎮於亳武以威物文以懷遠羣盜自奔

外戶不閉人黎慕義襁負而歸自北之風化行

南國此又公之功也宣帝御宇任重宗臣入典

入屯外司九伐禁衛勤巡警之務治兵得蒐狩

之禮此又公之功也鑾駕遊幸頻委留臺文武

注意畢國諮稟萬事咸理反顧無憂此又公之

功也朕在諒闇公實總已磐石之宗姦回者衆相引無賴連結羣小往者國哀甫爾巳創陰謀積惡數旬晁吾方稔泣誅罄甸宗廟以寧此又公之功也尉逈猖狂稱兵鄴邑欲長戟而指北闕强弩而圍南斗憑陵三魏之間震驚九州之半聚徒百萬悉成蚍豕洪水泹水一飲而竭人之死生繼繫凶豎壽之長短不由司命公乃戒彼鷹揚出車練卒誓蒼兕於河朔建飢水於東山口授兵書手畫行陣量敵制勝指日尅期諸

將遵其成旨壯士感其大義輕死忘生轉鬬千
里旗鼓奮發如火燎毛玄黃變漳河之水京觀
比爵臺之峻百城氛祲一旦廓清此又公之功
也青土連率跨據東秦藉負海之饒倚連山之
險挈三輔而將逐鹿指六國而願連雞風雨之
兵劫鬼爲虐本根既拔枝葉自殞屈法伸恩示
以大信此又公之功也申部殘賊充斥一隅蝇
飛蟻聚攻州略地播以玄澤迷更知反服而捨
之無費遺鏃此又公之功也宇文胄親則宗枝

外潘嚴邑影響鄰賊有同就燥迫脅吏人叛換城戍偏師討賊遂入網羅束之武牢有同囹圄事窮將卒如伏國刑此又公之功也檀讓庸呲擁衆河外陳韓梁鄭宋衛鄉曾村落成梟獍之墟民庶為豺狼之餌強以陵弱大則吞小城有晝閉巷無行人授律出師隨機掃定讓既授首呲亦梟懸此又公之功也司馬消難與國親姻作鎮安陸性多嗜欲意好貪聚厲城子女劫掠靡條部入貨財多少具聲擅誅剝舉之使專殺

儀台之臣懼罪畏威勁而內興獄食郡縣蟜壽
華夷聞有王師自投南裔帝唐崇山之罰僅可
方此六漢流槩之刑是亦相匹遁逃入藪荆郢
用安此又公之功也王謙在蜀艱為厲階閉劍
閣之門塞靈關之宇自謂五丁復起萬夫莫向
分閫推轂曾不踰時風馳席卷一舉大定擒斬
兇惡掃地無遺此又公之功也陳項因循僞業
自擅金陵僂迸醜徒遂迴江北公指麾藩鎮無
不摧殄方置文深之柱非止尉佗之拜此又公

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德始於辟
命屈己登庸素業清徽聲掩廊廟雄視神略氣
蓋朝野序百揆而穆四門恥一匡之舉九合尊
賢崇德尚齒貴功錄舊旌善興亡繼絕寬猛相
濟彝倫攸叙敦睦帝親崇奬王室星象不拆陰
陽自調玄冥祝融如奉太公之召雨師風伯似
應成王之筆祥風嘉氣觸石搖林瑞獸異禽遊
園鳴閣至功至德可大可久盡品物之和究杳
冥之極朕又聞之昔者明王設官胙上營丘四

儀得征五侯參墟寵尊異其禮物故藩屏作鎮
垂拱責成沉嘿巖廊不下堂席公道高往烈賞
淵前王朕以眇身託于兆人之上求諸故實甚
用懼焉往加大典憲章在昔謙以自牧未應朝
禮日月不居便已隔歲時談物議其謂朕何今
進授相國總百揆以申州之義陽等二十郡為
隋國令命使持節太傅上柱國杞國公椿大宗
伯大將軍金城公趙煚授相國印綬相國禮絕
百辟任總羣官舊職常典宜與事革昔堯臣太

尉舜佐司空姬旦相周霍光輔漢不居藩國唯在天朝共以相國總百揆去衆號爲上所假節大丞相大冢宰印綬又加九錫其敬聽朕後命以公執律修德慎獄恤刑爲其訓範人無異志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勤心地利所保人天崇本務農公私殷阜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樂以移風雅以變俗遐邇胥悅天地咸和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仁風德教覃及海隅荒忽幽遐回首內向是

用錫公朱戸以居公水鏡人倫銓衡庶職能官
流詠遺賢必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執鈞於
內正性率下犯義無禮罔不屏黜是用錫公虎
賁之士三百人公 元本闕 是用錫公鈇鉞各一
公威嚴夏日精厲秋霜糾慝必誅禦暴天壤掃
淸滌宄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
弓十盧矢千惟公孝通神明肅恭祀典尊嚴如
在情切幽明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階
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敬循往策

祇服大典簡恤爾庶功對揚我太祖之休命

禪隋冊文

咨爾相國隋王粤若上古之初爰啓清濁降符授聖為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人和百靈而利萬物非以區宇之富未以宸極為尊大庭軒轅以前驪連赫胥之日咸以無為無欲不將不迎遐哉其詳不可聞已厥有載籍遺文可覩聖莫逾於堯美未過於舜堯得太尉已作運衡之篇舜遇司空便叙精華之竭彼褰裳脫屣貳宮設饗百辟歸禹若帝之初斯蓋上則天時不敢不

授下祇天命不可不受湯伐於夏武革於殷干
戈揖讓雖復異揆應天順人其道靡異自漢迄
晉有魏至周天曆逐獄訟之歸神鼎隨謳歌之
去道高者稱帝祿盡者不王與夫文祖神宗無
以別也周德將盡禍難頻興宗戚姦回威將竊
發頓贈宮闕將圖宗社藩維連率逆亂相尋搖
蕩三方不合如礪蚍行鳥攫投足無所王受天
明命睿德在躬救頹運之艱匡墜地之業拯大
川之溺撲燎原之火除羣凶於城社廓妖氛於

遠服至德合於造化神用洽於天壤八極九野
萬方四裔圓首方足罔不樂推往歲長星夜掃
經天叢見八風比夏后之作五緯同漢帝之聚
除舊之徵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祉玄龜效靈
鍾石變音蛟魚出穴洧瀨之貺煥焉在下九區
歸往百靈協贊八神警衛不獨知仰祗皇靈
俯順人願今欲以當位禮於衛奠大祚告類天
祗承緒於戲玉宣允洮服和儀刑典訓升圓丘
而敬蒼昊御皇極而撫黔黎副率土之心懨無

疆之祚可不盛歟

李懷州集卷之二

隋博陵李德林公輔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書

復魏收書

即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按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

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爲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爲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暫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横議惟應閣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識中不錄謹以寫呈

魏收與李德林書附

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便隨事條列幸爲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

皆是敵人之議既開人說因而探論耳

重荅魏收書

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爲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爲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王者之禮便曰即真則周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

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爲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葬之與實由武帝謙讓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鬬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黄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

正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為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為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事謙沖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

年紀魏事此卽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用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皙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受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喩願更思之陸機以刋木著於虞書龕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惟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惟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旣

不可彼復何誣

魏收重遺李德林書附

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非小爲疑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獨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

序

霸朝雜集序

竊以陽烏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
聖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
臣皇基草剏便豫驅馳遂得忝可封之民爲萬
物之一其爲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
運挺生接踵於朝踪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
變容朱藍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
二十八將效力於時種德積善豈皆比於稷契

討功稱伐非悉類於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
質非殆庶何世無之盖上稟睿后旁資羣傑收
簡郵賤居釣幽微化爲侯王皆由此也有教無
類蓮于羞於霸功見德思齊狂夫成於聖業治
世多士亦因此焉烟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遠
栖息有所蒼蠅同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
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爲匡
遇高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名流
鐘鼎何必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

正史方可敘帝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區
者本慚賓實非勳非德厠軒冕之流無學無才
處藝文之職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
博約文禮萬官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閭退仕
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掾安得出入
闈闥之間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皇
之側樞機帷幄密及榮寵者也昔歲未行將季
諒闇在寢火運將興尊官總已有周典八柄之
所大階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

天之下三方擁亂軍國多務朝夕塡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遠均務督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生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谷謀盡閤曉諭公卿訓率土之濱責反常之賊三軍奏律戰勝攻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羣臣之令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遠

尋三古未聞者盡聞遂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然
言出論即成文章臣深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
勳之化老人覩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不
達愚情稟聖多必并件加以奏闕趨墀盈懷滿
袖手披目閱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暫停或
畢其思發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
有詞理疏謬遺漏闕疑皆天吉訓誘神筆改定
述篇延策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恐禍
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

亂而致太平易可詠而爲淳粹化成道洽其在
人文藹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
伯禹矢謨成湯陳誓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
之誓濟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明
德大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無郃褒揚在
位詔公各陳本志頌書表恭舉情賜委臣寰海
之內乔曰一民樂　　切於黎獻欣然從命
慨不敢辭比夫潘勗之冊魏王　　之勸晉后
道高前世才謝往人內手捫心夙宵慙惕　　書

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惟廟謨

奏定者雖詞乏淵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物旨集納麓巳還至於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爲五卷云爾

論

天命論

粤若稽古玄黄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若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緗素欲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

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内四大王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享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娀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胥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奕葉丕基佐

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太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鱣之集發降巨鳥之音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勳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啓翼軫之國擘炎精之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流於戶外上屬蒼旻其後三月紫氣充庭四鄰望之如蓋樓觀人物在內色皆成紫幼在乳保之懷忽視為龍懼而失抱帝驚動數何方始蹉後又嘗寢於其室家人開戶正見一龍　太祖神異也

世塗不測竅比丘尼智先保養智先禪觀靈雅有玄識云此子方爲普天慈父護持正法神佛佑助不須憂也帝體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龍自通天角洪大雙上權骨彎迴抱目口如四字聲若鐘鼓手內有王文及受九錫王生文加點乃爲主昊天成命於是乎在顧眄閑雅望之如神氣調精靈括囊宇宙威範　敬慈愛可親早任公卿聲望自重明齊王憲謂晉蕩公曰觀隋公神彩恐不爲人臣晉公徐納其言將

加不利賴大將軍侯諤固諫乃止㝡後內史烏
丸軌各奏周武帝云隋公氣調風流合散敬服
竊聞世議慮不在人下武帝云此人頭額但宜
爲將不須異意待之相者來和謂帝曰觀公骨
法必爲王者但願保愛聖躬道士張賓亦言公
相是帝王名當圖籙龍飛紫極莫忘臣言帝憂
懼謙退深自晦跡鄴城內學人陸擬大象初入
長安謂所親曰周德已盡楊氏必與隋公往自
定州南行至鄴當時遊望擬爲天子昨在路膽

仰定是不疑但未知如何而得後歲當來觀耳
所覩曰爾無輕言爲貴人患害㩙曰天之所命
安可害也明年帝作相於內大象二年夏五月
帝初拜揚州總管乎晝寢息似睡若見數龍繞
身○又夢一龍來入被内帝又常出長安城
東獵馬上思懷在濟生民夜夢一長大人素服
冠幘謂帝曰時未至及欲作相夢人云時今至
矣天求民主丕顯孳至當晉蕩執國及建德之
時君與則天臣非佐命猜嫌讒慝何日云忘我

皇外總方面入司文武共興王之表獨大聖之
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
晃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
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鈞鎮衛宗社明
靜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
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迴擄有齊累世之都秉新
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橫地乃九州陷
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
險興兵舉衆震蕩江山鴆毒已痛饞食秦楚此

二虜也窮凶極逆非欲割洪溝之地閉劒閣之門皆將長戟彊弩睥睨宸極從漳河而逆負海迒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佐鬬嫁禍紛若蝟毛縢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略不出戸庭推轂分閫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淸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煙雲改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本述告禱褒崇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忱

尹四方岳牧稽圖讖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
膽謳歌夜吟方屈箕潁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
命宥密如恒如升推帝居歆翊業垂統殊徽號
改服色建都邑叙彝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
煩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
職奇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步於堦
墀山神海靈咸效理於橐闍東漸日谷西被月
川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
域萬里蠢蠢百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

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爲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厨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謀鬼通幽洞微羣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爲使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雲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罄幽遐而咫尺猶且

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
罔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攘故唐之
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
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
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
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
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
劾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蠢威
力而無就也其餘猋起妖妄曾何足數賊子逆

臣所以爲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梟而爲鼎若使四凶秉人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眞人之出尉迥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類獄吏其可不戒愼哉蓋積惡既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同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臣

正直耳目鑑於率土賞罰恭於國朝琳功一人
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
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就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
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就一心持一德立功
坐樹上背削藥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
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
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謙光滿覆義在知
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極在天成象夙
沙則主雖想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

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而以從殷河西將軍率
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泰山之安彼
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
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
復養喪家之疹遵顛覆之軌趦趄吳越仍爲匪
民雖時屬大道假兵舞鉞然國家當混一之運
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恒斷可知矣房風之
戮元龜匪遥孫皓之戾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
可愍焉斯故未辯玄天之心不問君子之論也

附錄

李德林傳

唐魏徵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戶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爲內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絶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

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諶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

約德林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任城王湝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

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臣俊乂盈朝然修大廈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横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遺彦卽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卬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

旅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楷時遵彥

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

五條考皆爲上授殿中將軍既是西省散員非

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

乾明初遵彥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搜

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恩春賦一篇代稱典麗

是時長廣王作相居守在鄴勑德林還京與散

騎常侍高元海等參掌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

參軍未幾而王即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

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入直機密
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參掌詔誥尋遷中
書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勅與中書
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
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
而哀泣不絕諸士友陸騫宋士素名醫張子彥
等為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
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
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

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請急罷歸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勑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往復商推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為未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叙盛德即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文多不載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三年祖孝徵入為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為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為孝徵所待遇者間德

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齊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館事五年勑令與黃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別掌宣傳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同三司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勑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

脩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王衆
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之
入內遣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
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
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
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羣臣
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
書移檄我止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
使復為我作文書極為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

荅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騏驎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騏驎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遣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荅云德林雖庸懦微誠亦有

所從若由相提獎必望以泥恭公高祖大悅郎
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
主總知内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勅並受高祖節
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
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
見處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内外
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
譯爲相府長史帶内史上大夫昉但爲丞相府
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林爲丞相府屬加儀

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
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塡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
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鄭
公葬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長
兵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宇
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饟金軍中慅慅人情
大異高祖得詢啓深以爲憂與鄭譯議代此
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
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

遺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仰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鄭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而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爲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卽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

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
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內史
令初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熲
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高祖
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
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虞之下唯依班例
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勑令與太尉任
國公于翼高熲等同修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
環金帶一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班

復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爲格式已頒纔
須盡一縱令小有踳駮非過蠹政害民者不可
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間
辭訟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戚
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
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
七百萬戸内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
欲於一鄉之内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
得又即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

令兩縣共管一鄉勅令內外群官就東宮會議
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
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令令纔
出其可改乎然高頻同威之議稱德林狠戾多
所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議五年勅令撰錄作
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序其事高
祖省讀訖明且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
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
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於

是追贈其父恒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
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以德林
襲爵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
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爲古人撝德林以梁士
彥及元諧之徒頻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國
乃著天命論上之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
之計八年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勑書追
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
因使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

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晉王廣後從駕還在
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
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
公實封八百戸賞物三千段晉王廣已宣勅訖
有人說高頻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
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
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頻入言之高祖乃止初大
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
官府忽復改賜崔謙上語德林曰夫人欲得將

與其身於公無形迹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者不稱意當爲營造丹晃莊店作務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塸爲王謙宅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值遇追蘇威自長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賃之德林誣誷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

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疏嫌之十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仍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爲不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高祖遂發怒大詬云爾欲將我作王莽耶初德林稱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

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妄稱諸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廷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甚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預散參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

後收拙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將葬勑令羽林百人幷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大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卽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深沉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湝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

友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
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已後郎典機密性
重慎嘗云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
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譖
毀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閒竟不徙
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
行於世勑撰齊史未成有子曰百藥博涉多才
詞藻清贍釋巾太子通事舍人後遷太子舍人
尚書禮部員外郎襲爵安平縣公桂州司馬𣈆

帝恐其初不附已以爲步兵校尉大業末轉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王基締搆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閒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已知豈徒言也

遺事

李德林使其子卜葬饒陽遷厝其父母問地爰若曰卜兆云葬後當出八公其地東村西郭南道北從德林問村名何荅曰五公德林曰唯有三公在此命也云何遂葬之子伯藥孫安期曾孫安平公至曾孫與徐敬業反公遂絶太平廣記